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疏】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

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閽宋宋因而與之
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
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
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
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
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
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
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
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於桓公以爲盛就嘗
時盟台較量優劣爲未合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
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注元
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以趙臺鄉注孟
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
巖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
林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嘗時
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
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非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伯本春秋說○注三王至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者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即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蓋即本尚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
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
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
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
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注】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
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

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
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强摟
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
也疏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慶賀也
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
小雅楚茨者孝孫有慶箋云慶賜也淮南子時則
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予賞慶皆訓賜則慶即
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
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
地進律加地即賀以地賀以地即慶以地地也閻氏若
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
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
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
孟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
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
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
掊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曾是掊克傳

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己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惡人所不良之人音義云掊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葢謂深克脧民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掊杷也史漢皆言掊覩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大雅曾是掊克定本掊作倍孟子書亦作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掊爲倍之假借字掊有聚意與捊音義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捊毛詩釋文云掊克聚斂也此謂同捊也方言曰掊深也郭注云掊尅深能以深釋掊以能釋尅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掊訓深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仕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也六師本在王幾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即爲就之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

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豫紀律之嚴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作移易者恐非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據鄭所言則討者亂也治亂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弒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葢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牽摟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摟之爲牽詳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

五霸桓公爲盛

命牽引諸侯葢伐之卽專治之矣

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己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

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
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
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
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過止穀糴
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
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
之故曰罪人也【疏】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
璩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
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
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
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
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
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
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

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葢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加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

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即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予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値謹按孟子五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弟如此與管子不同 ○ 注末

縛至負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復與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為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嘹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為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為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乇氏閻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爲但加盟書也按趙氏解經之例每以疊字爲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彊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之訓爲加趙氏疊加載二字卽以加釋載猶疊束縛二字卽以縛釋束但加載書謂但加載此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訓加第是謂盟書則經稱束牲盟書爲不辭趙氏加字爲無涉於經文矣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爲句謂經言盟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此解盟字則盟字卽孟子此文之書字下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此解載字書辭於策爲盟卽爲書加載於牲上爲載書卽爲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梁傳同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閻氏未識趙氏疊字爲訓之例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義而謂趙氏不以載爲加失之甚矣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一

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
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
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傳云葵邱之
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
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楊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歃血
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
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洮血與鄭伯者彼兵車
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押之陳示諸侯而已
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此不歃血之事也○
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本作得專誅不孝
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則與經文
誅不孝似相戾宜孔本是也乃既云得專誅不孝又
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罔
以歸胙於公而賓毒也以歸胙賓毒殺即以不孝誅
矣夫已立之世子將廢立之必以不孝爲之罪然則
誅不孝無易樹子二事殊相柢牾蓋趙氏以誅不孝
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謂子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
爲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易之須公論而
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

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誠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見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即是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亦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恉一云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斡旋經文而彌縫其闕隙也且貴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忽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此命言敬老慈幼故趙氏連類言恤矜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仕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人則空虛其職論語八佾篇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

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事大而兼攝之則必空曠其事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敢至禁也○正義曰管子兩言無曲隄然則防即隄也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禁則虛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爲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之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障谷即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雍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氏以公羊傳之障谷解雍泉所以雍之者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縣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注無以私至主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邱左傳云諸侯城

楚邱而封衛焉公羊傳云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
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
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
天子則桓公封衛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
告盟主此五霸之盛亦即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
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迋
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衛杞陳皆亡滅而復
封存亡繼絕即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
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
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
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
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
衛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卽朱
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前己封於防爲小國楚
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已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衛楚莊
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
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邱鄗京
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
憂分配之日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

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為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注君有惡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即上

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張丈切丁又如字兩讀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澤之卵高誘注云長澤大澤此長如字也論大篇云禹夫之長高誘注云長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韓奕孔修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偏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宣申明之距逆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鬼谷子權篇云諂先意承欲者也讇古諂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爲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讐不爲諂注云諂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諂媚申明之又以導字申明之

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

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愼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愼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疏】注愼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云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二子篇云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史記孟子列傳云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即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爲法家者流不當使慎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其使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曾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

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二年公會齊侯於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

有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為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為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為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為平陸按左氏之鄆讙龜陰陽關郈皆齊魯接境之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注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疏 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滑釐故不以為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麰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為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為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

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疏】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氏即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即禮籍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即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即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丌部云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言冊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即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

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即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兖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隱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元年伐莒取鄆四年取鄫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年伐莒取郠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哀十七年楚使后庸來言邾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兖州府鄒縣西南本邾邑爲魯

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鄣邿根牟晉所取也向須句鄫鄟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鄅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祊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鄫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疏】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引即牽也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

勝為下明賤戰也【疏】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為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為長漢書趙充國奏留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為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疏】注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即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速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注】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注】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注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鄉道是也道之訓亦爲行今之道猶云今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第之韋昭注云由從也一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謂漬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衡云更變而其笑是變爲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何也其國雖富强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

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疏 變俗移風非樂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注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疏 注白圭至稅一○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白圭即此人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傅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

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縱存尚能為國築隄防治水皆平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閻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閻右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施析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為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為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

所言也【疏】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豸部云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單言蠻則爲四裔之通稱貉在荒服知貉即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旊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愼人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注】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疏】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但氏

瑶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稷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之熟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穄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穄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青穄唐書北狄傳奚稼多穄奚即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遂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種黍穄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武帝時單于遺書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即黍穄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穄吾疑其地殆即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亘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

以貉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貊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貊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穄粱稼多穄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穈穄也穄穈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穈白穈黃穈赤穈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故簠簋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穄尙黍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叙

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況無
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
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
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疏】注無
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爲一事
去人倫則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
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
以君子卽指百官有司○注堯舜至桀也○正義曰
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
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
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卽本公羊
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
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
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
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

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貊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尚書今作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縣役縣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

意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疏**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疏**注丹名至除之○正

正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消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疏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叡溝也讀若郝叡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

觸卽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逢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卽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疏 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曰本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注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

疏 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卽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含此烏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疏**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指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疏】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疏】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

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疏】注好善至治乎○正義曰優卽足也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采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况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注誠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禾切云葢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訑方言作訑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白足其智不耆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訑謁訑乃别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訑沇州謂欺曰訑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訑人音湯和反訑避也訑即訑訑即訑訑爲訑之俗訑爲訑之適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訑者耳觀代之言訑爲欺設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美而媒者設以爲美此訑也欺也己本無所知而以爲予既已知之亦訑也欺也訑訑既爲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

貌則曰訑訑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訑訑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人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也訑訑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訑訑之聲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注 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疏 注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呂氏春

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誘注云讒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不善卽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讇也讇諛也諂讇或從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諂諂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之惡也諂則道之爲不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己意之人讒因於諂諂因於諛諛因於訑

訑不好善也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詩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畱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周之至己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賙同救贍也翟氏灝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既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用賙字按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賙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

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
曾益其素所不能行疏注舜耕至徵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
注傅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
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
爲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
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
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
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
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
里卽虞國虢國之界按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
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周時人其言傅
巖在北海當有所據閻氏若璩釋地云傅氏之巖在
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
說所傭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

傳之顛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洲者大非聞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軨阪云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傭工爲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然則說之版築出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鱔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牧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衕

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亳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概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汝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郎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莖力新序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郎宣十一年令尹爲艾獵乃爲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

資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遂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貫不才徙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古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燧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蓼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蔿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蔿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即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即有孫叔敖之名始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蔿而舉爲令尹此因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即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爲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是公族世爵

未有身爲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謬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蔿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旣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爲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蔿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沂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蔿敖而杜氏以爲郎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革政秩然且以爲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爲敖不在軍也杜氏旣疑令尹屬一二人而蔿敖一名則又氏本蔿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此一軍之中叔敖旣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蔿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蔿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賈有兩也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司馬此蔿艾獵之子也世本亦

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蔿艾
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蔿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
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蔿子馮爲艾獵子卽叔敖
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
蔿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
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蔿賈爲工正與鬬椒共譖殺
令尹鬬般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囚
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是賈以怨殺並非
國法且王滅鬬氏隨攻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讎患
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
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
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
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並稱居淮之濱卽居海之
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
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
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間矣況國
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
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
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屬國中也吳越
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

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蓼近又云蔣蓼楚外國期思之為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蔿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為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敖非即叔敖乎則其為一人為蔿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即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為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為敖一言可為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蔿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為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敖為宰

擇楚國之令典下云發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
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
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
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
云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是也蔿賈蓋有二子一
蔿艾獵一蔿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
杜預以蔿敖爲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
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
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
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音訛譌按古人事迹并
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
海則與期思之鄙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舉百
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
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
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贖奚正相合按字
書市訓買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
於贖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不信商君
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大抵養牲販
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
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日任重道遠

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
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閻
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賈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
造自鬻於秦以干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閻氏說己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
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與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
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身解苦共心志二何也餓則羸瘠餓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
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之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
居而無食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履空則從孤丁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
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上術訓云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
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卽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

所爲卽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卽本於性任其性卽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誠亡其性而逆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彊韌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彊韌卽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綦谿利跂荀子以性爲惡故楊倞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荀之指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指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耆

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詢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卽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之拂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能矣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注】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横也横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疏】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恒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云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注云繆誤也是

繆即過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即改
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爲
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
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
○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悴也瘁
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
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
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
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
橫也孝是橫之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
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又以塞釋之史記
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
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
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似指蘇秦去秦而歸
事夜發書伏誦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困心橫慮矣朞
年揣摩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
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
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通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也秦事孟子羞稱近時通解作爲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善也此過之窮蹙於己者徵召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謂讓然後乃徵悟通曉也此則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列女傳辯通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即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爛云云則後人所僞造

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注】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
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
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
【疏】注輔拂之士○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
篇云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
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
記保傅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弜部云弼輔
也重文作㢸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爲本字以㢸
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
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
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爲智故

以知能明之即德慧術智恒存乎疾疢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即是安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按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注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疏】注予我也屑絜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屑潔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疏】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注云折屈也引訓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引卽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姪廷琮[illegible]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

疏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

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
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胷腹充而嗜欲省則
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遠謂之明五藏能屬
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
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此心為精氣之主說也
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即思慮可否然後行
之之謂也猶與由通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
能變通以天為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
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
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
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斡維焉繫王逸
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
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
地武注云綱持舌綢也執持維綱四字同義趙氏取
北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綱莊子以之天運轉孰維
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
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焉相氏掌二十有八星
之位秋官若族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
丏至軫爾雅釋天云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
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

牽牛也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之宿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秩危於西秩胃觜參於南北首柳益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即正二十八舍矣鄭氏皆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暅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聽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即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第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疏】注性有至善者也○正義曰禮記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即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性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即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即極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

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注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疏】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語云百姓攜貳韋昭注云貳二心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殀若顏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具於吾之心而以為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為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

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戕之非所以事天乎攸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旣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卽伏羲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卽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卽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之贊君之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卽所

以脩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脩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韓詩云莫無也莫無聲相近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卽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卽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卽不

能順受其正即是不知命以命如是則通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益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揆諸孟子之恉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壽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己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

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為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獨為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為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為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疏】注畏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畏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門厭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

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畏而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爲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死者俱爲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非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知易莫夜有我莫擊之之莫莫即無無即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字相逆莫字不與非字逆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

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
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
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
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
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
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
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
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
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
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圖於命君子立命則盡
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圖於命君子立
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己溺
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
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
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
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
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爲知命將視天
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
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
記云畏壓溺死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

古本無死字
按無者非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注】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疏】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灝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

語指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疏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

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疏】注當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彊於高誘注云彊勉也反身而誠即忠恕之道也宜勉行之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析言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知其性以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

善人之情卽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卽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反身而誠也卽强恕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孰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

陽布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者察知三字義同趙氏
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隱盡以
察深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董
遷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識曹大家
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
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
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
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聖人知人莊
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
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
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
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
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
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
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
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
能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

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爲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爲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疏注人下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起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氏云有恥有所不爲也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

辱之累也【疏】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為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盍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為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為之字之卦之之之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弃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疏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爲長正之義亦爲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爲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爲大人奚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爲雲梯一事尚有其入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比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陶順之以謹將帶罌井中使聽斗者伏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廻之又有備穴篇穴郎穽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穽陷以概其餘斗書紫誓云設乃穽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穽陷故此機變穽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習方進傳云奏請一切擒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渥舒傳云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滅而亡極婾爲一切不顧

國忠如淳云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時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爲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爲之是不以不正爲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誘注云機械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注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疏 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

疏 隰朋至之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

以爲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
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
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又見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
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
引作莊子是也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爲人
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
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爲
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
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
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爲說易繫
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
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
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五帝三王皆 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
也亦可爲
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
傅說而稟命【疏】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傅說詳見
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傅說三篇

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卽稟令趙氏本此也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注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疏 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

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　故王公不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疏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之誤也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溺隱於耕接輿隱於狂是

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疏】以貴下賤○正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疏】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見他書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數之其亦有異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警警也箋云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此囂囂爲警警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

譏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嗸嗸嗸嗸即謷警楚辭九思怨上篇云令尹兮謷謷王逸注云謷謷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吳秘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囂為虛故廣雅釋訓云囂囂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注云囂然飢意也此囂乃枵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杓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郭象注云横其囂囂藥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釋文云囂囂許橋反又五羔反崔云翼世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注云囂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嗷衆口愁詩曰哀鳴嗷嗷然則此囂囂乃亦嗷嗷之假借也說文㗊部云囂聲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虣禁其鬭囂者注云囂讙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囂杜預注云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云囂囂聲也然則惟此囂

囂爲囂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閒釋囂此囂爲閒之假借囂囂卽閑閑閑閑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周書謚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囂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氏自讀囂囂爲閒閒非取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注】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注】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疏】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云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注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注見立至操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威篇云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視卽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

於世
守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得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注】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疏】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閩監毛三本作自知按自知是也不能自知故必待文王之化而興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侁侁輕也侁之言洗也方言侁僄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侁

或謂之僄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仉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藏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循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以爲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爲非一注周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浮浮則輕故仉僄猶汎漂也還以仉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緣其爲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爲豪萬人爲傑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郎此千人萬人之總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鵠冠子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興於善爲興興於不善亦爲興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僞雜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爲興有所守而不行亦爲興也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疏】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坊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王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鄭氏說云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故趙氏以釋附也以益釋附益為增益故云人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也百乘之家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欿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

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欿欲得也從欠臽聲臽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張鎰曰欿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欿為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雷推欿窞即坎窞也今本大元欿字譌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鍖然不滿孫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鍖丑甚切此當為欿然之假音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疏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年左傳史鰌云富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雜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疏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

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休己故引為勞之證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閱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

也【疏】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疏】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灝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卽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爲浩浩說文日部云皞晧旰也大部云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晧旰卽浩浩瀚瀚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云浩浩瀚瀚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晧曍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皞皞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中言之○注庸功也

○正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疏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判彼此也如堯舜生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闕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也行動著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

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
爲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
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
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
中節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
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
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皆以言乎所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
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
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所行而無定者
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
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
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
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苟
子臣道篇云事纂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倞注云補
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
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然則小補謂霸者之民所由驩虞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默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興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普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已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楊倞注云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別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指異

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疏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令命申釋言字法即法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憲是為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為五聲故以聲為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疏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逋急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疏】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兒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疏 注孩提至抱者也○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云以提攜抱解之說文抱作褱在衣部云褱裹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質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襁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聲類曰襁褓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繈字云觕類也緥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緥緥高注緥小兒被也繈褸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繈緥注云繈褸

格繩緥小兒廁也褸即纏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末及其繩也凡繩剸者謂之繈又衣部云襁緥也詩曰載衣之襁段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裼傳曰裼緥也此謂裼即襁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襁字爲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襁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褓箋云褓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褯齊人名小兒被爲褯孔氏王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索隱云强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强潤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李奇云襁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緥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緥小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襁緥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繈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緥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繈襁耳然則褓爲小兒被名襁爲繩名褓不必負趙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襁不必褓論語襁負其子是也襁可用繩亦可用繒布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即褓

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緥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爲夜間所藉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緥爲小兒衣以褓爲負兒衣與緥字爲犄類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繈褸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繩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緥字專爲犄類者不同段氏謂褓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縷未及其繩余謂段氏直以繩爲繈而未及其縷絡緥從糸專爲繩名褓從衣則合織縷與繩而爲負兒衣之名也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疏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塞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此則言所知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

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旨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止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

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槪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

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
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疏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
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
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
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
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即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
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
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
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
也釋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
流即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
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
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
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
之謂也疏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法言或曰龍必欲飛天乎

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即是誠此故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也

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疏】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論衡書說篇云實行行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縕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士於德故以成德色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疢疾蓋即本於小弁之稱疢疾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歺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蝍蛆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彊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隕也驕恣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惟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

章指言孤孼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而已【疏】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扣盤為雙聲毛詩曹風蜉蝣掘閱傳云掘閱容閱也鄭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閱即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疏】注天民至而止○正

義曰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遑遽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嘗時稱天民者別矣異說故孟子明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疏】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大人之稱有二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

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卽謂此孟子深於易此大人卽舉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通變神化乃足以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疏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說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疏】注兄弟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覲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頍弁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皆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疏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卽一章再云之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貿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疏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卽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也易序卦傳云豫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之言身非謂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離婁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从人卪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戒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浸淫幾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顛顛色容厲肅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頭色引申之爲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睟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睟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睟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睟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睟即粹准南時則訓云祀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睟仰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論溫潤矣秘注云論猶澤也純論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睟爲純又以純論即溫潤故以睟然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睟準乾故元衝云睟君道也即取文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娛澤發於顏色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娛媚也澤顏色潤

澤也豫樂猶和諧婉澤即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睟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睟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盎張烏曩切又烏浪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甕㼜大癭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㼜即盎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滃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駰集解引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汪汪洋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泱盎通於泱即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

然則盎於背即英於背英於背即榮於背榮於背即
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盛正是決決然盛觀其背而
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
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明聲音假借
之學而以爲如負擘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
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
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盎盎謂前
不詳後則盎盎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
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太誓流之爲鵰馬氏注
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
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劍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
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云施於四體即流於四體文
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
股肱美在中即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暢四支而乃發
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
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
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即此爲四方之綱

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尸鳩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即匡國也蓋言四禮者謂即不此四體人見之己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淸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例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卩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卩而人已喻也形於卩則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挍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卽己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不言己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

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疏仁義至無答○正義曰此中言施於四體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戴圓履方方謂地趙氏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之方方亦正也荀子修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
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
篇云主人般還曰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
還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
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盤蟠古字通然則辟
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為頌蘇
外云漢舊儀有二郎為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
皆詣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
槃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遂
氏以施於四體為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
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
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為有容也呂氏春秋先
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
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
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乎張也
又云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施於四體之事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